

邦夏姐妹花(二)

作者：夏明

上课都穿着校服，但都熨洗得非常干净贴身。放学后或周末，玉桃因为住得离学校近，喜欢和几个同样住在街头顶的女同学到学校来玩，尤其与发小廖青娥，两个人形影不离，到哪儿都紧相随。她们找老师一起在校门口的大叶榕树下的羽毛球场打羽毛球，或者请老师教打篮球。金桃因为住得远，较少参加这些活动。这些课余的活动，她们往往穿着自己喜欢的细花连衣裙，几个女同学，五光十色的裙子在球场上闪耀，青春的笑脸和爽朗的笑声在校园里飘荡。

住在学校里的老师，除教务主任老张老师和带着家眷的总务主任彭老师外，在单身宿舍里都是从山口洋或三发聘请过来的年轻老师，有会弹吉他的周老师、会

拉手风琴的管老师、爱吹黑管的古老师，以及球场上的发烧友小张老师，小张老师可是打篮球、足球、羽毛球、乒乓球的高手。玉桃等几个女同学的到来，也使还是年轻小伙的老师（他们大都比同学们年长十岁八岁），找回自己少年的雅兴，与她们玩耍、嬉戏、打球、打闹，天气好的时候，拉着她们登上象山的半山腰，在圣母娘庙前的空地上弹吉他、拉手风琴、唱响《让我们荡起双桨》，远眺街头顶的景象。……

假日里，老师同学喜欢到海边的石嘴去游玩，那里海风习习，在海罗松树荫下的大块岩石上，同学们带着各自从家里准备好的各种食品来与老师们分享——蒸木薯块、油炸虾片、米粽、千层糕、甚至一

小锅咖喱鸡，还有莲雾、山竹、菠萝蜜、汽水，每一次出外游玩，就数玉桃携带的食物最多（都是妈妈叫佣人给准备的），大大方方的请老师同学们饮用。……老师们则带着手风琴、吉他、口琴，大家和着琴声唱起《小白船》、《青春舞曲》，管老师还会即兴朗诵自己的诗作，往往引发出阵阵掌声……邦夏民间喜欢赌水（猜哪天下雨，水滴会不会达到从屋檐流下），那是因为邦夏每年下雨的天数甚少，因此，有水塘路，在水塘路建了山塘蓄水，供市民饮用，每天会有许多市民用脚踏车挂上两个铁皮桶去水塘取水；斗鸡（有许多人培养斗鸡，在空地上约别家的斗鸡开打）往往以较大的金钱下注，观斗者也从旁猜赌；赌山竹（猜山竹剥开后果肉有几瓣）。老师们经常教育同学们不要参与斗鸡、赌水，但对赌山竹则网开一面。但是不准赌钱，谁输了，谁的山竹给赢家吃掉。

中华小学把一到三年级编为初小，四到六年级编为高小。一般情况下，一位班主任带三年。17岁的刘志顺老师是客家人，1955年底从山口洋南华中学毕业，

和当年华侨教育的现状一样——初中毕业的到乡镇教小学，高中毕业的到城市教初中。他被聘请到邦夏中华小学，正好接替自费回国深造的林老师，成为四年级的班主任。第一天上课，他就被玉桃逗笑了。他问玉桃：“几岁了？”“玉桃回答”涯sepuluh岁“（我十岁）。

到来1958年，玉桃全班42位同学，已是十二、十三岁的小伙小姑娘了，他们意气风发，个个精神抖擞，准备着毕业后升中学或回中国大陆深造。三年来，每一次测验、考试，金桃、玉桃都是名列前茅，她们的作业本、作文本都是干干净净、整整齐齐，每一行每一字都像刻在练习簿里的珍珠，让老师批改时感到非常愉悦；金桃比玉桃文静，她也有个形影不离的闺蜜朱婉香，彼此在学习成绩方面暗中较劲。金桃、婉香和玉桃、青娥力压群芳，成为全班的学习标杆。刘志顺老师常常以她们引为骄傲。

1959年，金桃、玉桃、青娥、婉香都准备升上邦夏中华中学。刘志顺则被孟加影华侨中学聘请去当生活指导老师。离别的时候，大家留下通信地址，希望日后

多多联系。离别的时候，金桃、玉桃、青娥、婉香对刘老师依依不舍。把刘老师请到街头顶的家里去，与爸爸妈妈见面，张秀兰也带着两个小儿子从水塘路过来，锤赛花在生了玉桃之后，花着生了一个男孩，又生了一个女孩，全家九口人，加上青娥、婉香、刘老师总共十二人，热闹非凡。

“刘老师，跟着您三年，我们觉得您是我们最贴心的老师，对我们每一位同学都和蔼可亲。”金桃、玉桃不约而同的说。

“是啊！刘老师讲课非常通俗明白，不管是语文课还是历史课，讲的方法很容易被我们接受。对我们的提问非常耐心的解答。”青娥说。

“刘老师批阅我们的作文，真是非常认真，没有一个错别字能逃过刘老师的眼睛。给我们的评语，每一次都给我很大的启发和积极的鼓励。”婉香说。

“刘老师还自己刻蜡版，给我们印发了许多的课外参考资料。好像节选的《古丽雅的故事》、《刘胡兰的故事》等等，使我们对阅读产生浓厚的兴趣。”金桃说。

“这三年来，



几经大火劫难的印尼西加里曼丹省邦夏埠一角